

导言学习特异功能

时间是 1969 年 1 月 23 日。和公婆一起住在威斯康星州锡达堡的乔伊西·阿克·赫思才当了 3 个月的新娘，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之中。但是她的情绪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坏了。那天早上她醒来时感到深深的悲哀折磨着自己的心。她找不到合符逻辑的、明显的原因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陷入抑郁。她不过是心情异常沉重，隐约感到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娘家出了什么事。她后来在回忆那个可怕的早晨时说：“我不想打扰丈夫，所以我睁大

眼睛，长时间地凝视着在暗淡朦胧的光线中依稀可见的天花板。”她开始哭泣时丈夫醒了。这时她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感到这样痛苦。但是在进早餐时，她突然感觉到一定是父亲出事了……尽管据她所知，她的父亲一直非常健康。

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乔伊西的姑母和母亲分别打电话告诉她，她父亲正处于昏迷状态之中。一些药物对他产生了不良反应，破坏了他的肾功能。几天以后，他去世了。

1979年春，戴维·布思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当副经理。从5月16日起到5月25日止，他做了一连串清晰而又可怕的梦。他每一次都梦见自己隔着一块空地观看一幢像校舍似的建筑物。这时总会有一架飞机从东北方向飞来。布思先生每次都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架飞机上。飞机的发动机好像出了毛病——它的声音似乎不对劲。然后，飞机总会“肚皮朝天，一个跟斗栽进地里。”他后来告诉北加利福尼亚州德罕的超心理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说，“飞机撞到地上时发生了强烈的爆炸。我只能说爆炸很可怕，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它的话来描述它。”这个多次反复出现的梦非常清晰，布思先生甚至认出这是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三引擎喷气式飞机。

在5月16日到5月25日之间，这个恶梦反复出现了10次。布思先生甚至打电话给美国航空公司和辛辛那提航空

局，报告说自己的梦恐怕预示着一场严重的空难。这个梦给一位联邦航空局的代表以很深的印象。他记下了这个梦，并把它放进正式的文件夹里。

然而，在联邦航空局和美国航空公司，任何人在当时都不知道布思的梦会有多大的预见性。1979年5月25日——这个梦在这天不再出现了——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在芝加哥巨大的奥黑尔机场着陆时坠毁。这是现代航空史上最严重的悲剧之一。一个引擎竟然从飞机的左翼上脱落，使飞机栽到地上，并炸成一片火海。附近目击了这场异常事故的人还报告说，飞机在坠毁之前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好像它的几个引擎突然停止了转动，或者突然失去了动力。

几年前，一位著名的法国内科医生G·杜普雷博士记录了一次奇怪的“幻象”。他在“幻象”中见到了几英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后来叙述说，“我正在出诊。当时我刚刚看过一位病人，正在下楼。我突然感到我4岁的小女儿从家里的石台阶上摔下来，把自己弄伤了。第一个印象过去之后，似乎挡住我的视线的一块幕布被慢慢地拉开了。我看见孩子躺在台阶前，下巴流着血。可是我没有听到她的哭声。这时幻象突然消失了，但是我仍然记得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我注意了一下时间——上午1时30分——然后又继续出诊去了。”

这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回到家时得知，他看到的意外不

仅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他记下的时间里。幸运的是小姑娘受的伤并不严重。

上面讲到的这三个人，——威斯康星州的赫思太太，辛辛那提市的布思先生，和法国的杜普雷博士——有两个共同点。他们和冥冥之物都有过短暂的遭遇。在遭遇中，他们暂时地发掘出了自己内部的特异功能潜力。但是这三个人都对自己的遭遇感到吃惊。他们中没有谁认为自己具有什么“特异功能”。近年来，赫思太太报告了好几次令人费解的“直觉”。但是，她从来没有作过任何认真的努力来开发自己的能力。布思先生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第二次梦到过任何大的灾难。杜普雷博士对自己的经历非常震惊。他给法国的一家杂志去信，叙述了自己的这次经历，希望有人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三人中显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超心理学家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搜集了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和ESP有关的报告。仅仅在德罕的超心理学研究所（原杜克大学超心理学实验室）的装得满满当当的档案室里，新近又装进去一万多份报告。这些报告非常清楚地表明：不一定非要有“特异功能”才可以体验到一次心灵感应，做一个预知的梦，或者见到一次超凡视力的（clairvoyant）幻象。

我们大家都有开发运用第六感官的潜力。我们收到特异功能信息时很少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然而，获得特异功能体验的潜力也许像有待开发的金矿一样埋藏在我们的

内心深处。前面讲的几件事也表明，特异功能体验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的特异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表现自己。它可以是梦、预感、巧合、幻象、幻觉、和其它心理现象。

任何人都可以开发特异功能或者学习怎样更好地控制我们可能已经具有的特异功能吗？直到现在，超心理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本书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19世纪，一些早期的心灵研究者相信：由于未知的原因，少数人生来就有ESP能力，而大多数人却没有。因此他们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寻找有天赋的特异功能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种能力也许会广泛地存在于大众之中。另一方面，少数欧洲大陆的超心理学家认为，ESP也许是一种遗传特征，就像头发的颜色和其它身体特征一样。这些研究者试图追溯受到他们推崇的特异功能者的家族史。在这些有天赋的人中，的确大多数有一些据说和他们具有相似能力的远亲。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美国的当代超心理学家积累的证据才表明，我们大家都有一些ESP能力。虽然看起来只有少数人可以稳定地运用或者控制这种能力，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我们众人体内显然都深藏着某些发育不全的ESP能力。

已故的J·B·莱因博士是公认的现代超心理学之父。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大多数人都有ESP能力的研究者。根据

30年代他在杜克大学进行的先驱性工作，莱因证明：在他测验过的人中，每5个人中就有1个似乎显示了一些ESP能力。1937年，莱因在他的杰作《精神的新领域》中宣布了这一惊人的发现。莱因的ESP受试者在事前并没有经过任何筛选。事实上，他们多数是出于好奇，偶然闯入实验室来的杜克大学的学生。

然而，这并不是莱因的唯一的发现。莱因和他的同事们在实验室中对ESP进行了研究，并考查了在日常生活中有过短暂的ESP体验的人的叙述，他们意识到ESP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杜克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一次有意识的ESP体验——如一个预知性的梦或者一次短暂的心灵感应——实际上是一个二步过程的最后结果。无意识似乎首先接收到信号或信息，然后这个信号或信息必须克服重重障碍通过神经系统进入意识。

问题在于，ESP信息常常钳制于中枢神经系统，而它决不可能自己表现出来。因此，清晰而又自觉的ESP体验显然非常少见，而当它们最终出现时又非常引人注目。在这一章开头的三个戏剧性的案例中，ESP信息显然都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推进”过程。这样它们才通过了神经系统，进入了见证人的心灵和大脑。

一种称为体感超觉（telesomatic ESP）的常见现象证明了这个原理。在这种现象中，超感官的信息完全绕过了意识而直接为身体所记录。这一现象是我们理解ESP过程的关键。

未来的心理学家可能会把 60年代看作是心灵解放的时代。在此期间出现了幻觉剂革命，禅宗和瑜伽的西方化，以及自我实现运动。过去人们认为，大脑仅仅是一个装满了郁抑的记忆而又被这些记忆所折磨的仓库。这些记忆总是竭力影响我们的行动 破坏我们的生活。现在 这些新的思潮从根本上纠正了这种看法。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70年代的时候也许会把它看成身体解放的时代。现在心理学家不再把身体简单地看成是一台机器。他们开始认识到身体是一个感情的源泉，是一个决定情绪的因素，并且是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

身体似乎有自己的语言。它在不断地向我们传达着信息……如果你注意倾听身体的语言，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身体似乎对超感官影响常常有所反应。

1967年冬的一天，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正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上大学。那个冬天很寒冷。每天我都得从寝室走到校园另一端的音乐系去。由于单程就有半英里左右，在天气不好时走这么远的路是很不愉快的。一天下午，我裹着厚厚的大衣，戴着手套，从音乐系走向寝室。突然我感到胸部一阵刺痛。这样的感觉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当时我被痛蒙了，感到天旋地转，最后昏了过去。我只得无力地靠在附近的一幢建筑物上。接着这种感觉又发作了一次，另一阵刺痛穿过了我的胸部。我惊恐地想到也许我患了心脏病。幸运的是我并没有遭此病变。我很快恢复过来，回

到可爱的赛欧托大楼的寝室中。

当天我没再想过这次经历。但是两天以后，我收到了一封家信。信中说我的外祖父最近在纽约发作了一次心脏病。当时我并没有把外祖父的冠心病和自己经历的事联系起来。然而几个月后，我意识到我的胸痛和他的心脏病发作大约出现在同一时刻。

这是ESP还是巧合呢？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但是我宁愿选择前一种解释。在我的一生中我只有过这么一次胸痛。此外，外祖父的心脏病发作的时间和我的胸痛时间恰好吻合。这使我相信，那天我实际上收到了一个 ESP 印象。因为某种原因，这个ESP印象影响了我的身体，而没有影响我的精神。

人类的身体也许是一个天然的ESP接收器。这种可能性今天已经重新引起了很多超心理学家的兴趣。一位新泽西州的精神病医生，伯索德·施瓦茨博士是最早对这一特殊形式的ESP进行研究的超心理学家之一。从60年代初开始，他就一直在搜集整理“体感超觉”（他对这一现象的称呼）的案例。施瓦茨不仅一直在搜集这种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实际上他还企图提醒医学界注意这种现象的重要性。1967年，他在新泽西医疗学会的《学报》上发表了一些体感超觉的案例。6年后，他又在《医学时代》上发表了一篇进一步研究的文章。

虽然我胸部的疼痛并不要紧，但是由身体感受到的ESP印象并不总是无害的。有时身体会对这些信号作出反

应，造成真正的生理失调。施瓦茨博士引述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案例。一次，一个军人的妻子因为流产而不得不住进医院。在此期间，她的母亲虽然远在几百英里之外，也在同一时间出现了子宫流血。由于这个老太太在很多年前就绝经了，谁也没有料到她的子宫会出血。但是这个老人并不是头一次意外地流血。6个月前当她的另一个女儿生孩子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这类由身体传递的 ESP 常常出现在亲属之间，或者是在好友之间。换句话说，似乎特别容易培养 ESP 共享经验的关系常常引起体感超觉的出现。因此，体感超觉的案例似乎经常出现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特别是孪生兄弟姐妹之间。

最近，在一份西班牙的超心理学期刊《超心理通讯》上，D·F·加维利昂·丰塔内特博士报告了一个不寻常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他报告说，在西班牙的里奥莱萨有一对姓兰达的10多岁的孪生姐妹，她们之间存在着共享的 ESP。公众第一次是这样注意到她们的：一次西尔比亚·兰达去看望住在10英里之外一个镇上的祖父祖母。她妹妹玛尔塔·兰达则和父母一起留在家中忙于做一些家务事。由于不小心，玛尔塔的手被熨斗烫了一下。根据西尔比亚的祖父母的证明，与此同时，西尔比亚相应的那只手突然感到一阵火烧似的疼痛，并出现一块微红的烫痕。当地的居民在听到这件事后一时议论纷纷。不久以后，这两个姑娘的父母开始记录她们的共享 ESP。这些证

录也可以证实，作用在一个姑娘身上的外力有时立即就传递到另一个姑娘的身上，不管她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例如，兰达夫妇有一次注意到，西尔比亚从小汽车上下来时腿被一根安全带绊住了。当时她们刚从外面回来。西尔比亚的腿被绊住时玛尔塔已经走进屋子，一点也看不见她的姐姐。然而，她突然感到自己的腿像瘫痪了一样，无法站稳。

这对西班牙孪生姐妹的心灵感应很快引起了很多当地人的注意，也引起了西班牙超心理学学会的注意。学会立即请求测验这两个姑娘。兰达夫妇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一些超心理学家去兰达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在一组实验中，一些实验者在一个房间里刺激玛尔塔的身体，同时另一些实验者在另一个房间里观察西尔比亚。这些实验表明，当一束光照在玛尔塔的脸上时西尔比亚会退缩。当玛尔塔进行膝反射试验时，西尔比亚总会收缩并踢动小腿。

这种类型的体感传递不仅出现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在一些关于特异功能现象的书籍和期刊中，可以见到一些类似的反应出现在朋友之间，甚至出现在一般熟人之间。

然而，身心感应的ESP案例普遍吗？它们真是一种常见的ESP形式还是心灵感应过程中间或出现的一种异常现象？

要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很多人即使经历了奇怪的身体反应也不会意识到它们的特异功能本质。例如，要是有人做了一个清晰的预知性的梦，或者见到一

个心灵感应的幻象，他也许可以意识到它们的意义；要是有人仅仅只感觉到传递ESP的令人费解的肌肉麻痹或者疼痛，他就很难理解它们的意义。前者更倾向于向超心理学家报告自己的经历。由于多数人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很多体感超觉都被忽视了。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些统计数字大致地显示了身心ESP反应的出现率。这些资料是由J·B·莱因的妻子，已故的路易莎·莱因博士搜集的。她帮助建立了杜克大学的超心理学实验室。在那里，莱因夫妇开创了ESP的实验室研究工作。

早在50年代，莱因太太就开始收集整理在日常生活中的ESP经历的人送到实验室来的报告。今天这些案例已达数千个。莱因太太在1956年首次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有825个“自发的”ESP案例。她发现在这825个案例当中，123个和体感反应有关（其余的和ESP“幻象”、听觉体验等有关）。

伊恩·史蒂文森博士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统计数字。史蒂文森是一个精神病学者，在弗吉尼亚大学领导一个超心理学研究室。史蒂文森注意到，在一份160例的心灵感应“印象”（见证人仅仅“靠直觉感到”远处的人，而不是在梦中或者幻象中见到他）的报告中，14个案例的感觉者“身体上有明显的症状”。有些案例是引人注目的。其中有由心灵感应印象引起的简单的身体感觉，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黄疸！

史蒂文森还证实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体感反应可以使

人衰弱。据这位弗吉尼亚的精神病学者说，有时 ESP 信号的感受者会感到非常难受，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可是这些轶事并不是证实体感 ESP 存在的唯一的证据。从 60 年代起，实验超心理学家就在推测，身体是否是一个比心灵更可靠的 ESP 探测器。他们还开始猜测身体能否习惯性地记录这些 ESP 印象。这些印象或者绕过了意识，或者没有被意识所记录。

有证据表明，事实确实如此。

一位捷克的神经生理学家 S·菲格在 50 年代相当偶然地发现了这一事实。菲格原先对超心理学并不感兴趣。他的发现是在进行传统的血量研究时得到的。这位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用了一台体积描记器。这种仪器可以连接在受试的肢体上测量人的血流量。菲格当然知道，一个人被要求动脑筋（如解一道算术题）时，血液会从身体的其它部分流向大脑，这时体积描记器会记录到血管的收缩。（在显示曲线上，收缩表现为一个“下降”。由于它是由身体自动产生的，我们绝不会自觉地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在研究血管的这些收缩时，菲格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他发现，当自己正在考虑让受试者解数学题时，一些受试者的血管就开始产生了收缩。他怀疑受试者的神经系统也许以某种方式直接记录了他的思想过程。

在作了这些观察之后，菲格进而设计了一个简单的 ESP 测验，以证实自己的发现。他用一块幕布把两个受试者隔开，并把他们二人和灵敏的记录仪器连在一起。一位

受试者作为“传送者”，或者称为“动因”。另一位受试者作为“接收者”或者叫做“感觉者”。试验者请“传送者”解数学题。这时“接收者”只是舒服地躺着休息。不出所料，菲格发现当“传送者”开始动脑筋时，接收者有时会产生血管收缩（无意识地）现象。

这位捷克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公布后不久，美国的道格拉斯·迪安试图在更加严格的实验条件下重复“菲格效应”。迪安的职业是电气工程师（他的第一个工作是由纽约的超心理学基金会保荐的，后来他去了纽瓦克工学院）。经过一些尝试，迪安最后为他的实验建立了一套标准程序。通常以两位受试者进行实验。一位躺在一个隔离的房间里，他的血量受到连续的监测。这位受试者的任务就是躺在那里，实际上什么都不做。实验者给传送者一系列卡片，让他按顺序观看这些卡片。每张卡片上印有一个姓名，这些姓名或者对传送者有感情意义，或者对接收者有感情意义，或者是从电话簿上随便抄下来的。此外，还有一些空白卡片。迪安和他的合作者在设计这个实验时假设，每当传送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对自己有感情意义的姓名上时，接收者的血管将会收缩。

尽管迪安的预言并不正确，他的实验还是成功了。他每次都发现，当目标是接收者自己的朋友和亲属的姓名时，他们的血管才会收缩。迪安多次地重复了这个效应。他认识到，心灵感应的“传送者”在ESP过程中几乎没有起积极的作用。看来是心灵在四处扫描，寻找有意义的信

息，然后作出反应。

迪安开创了心理生理学ESP测验的研究，而一些有创新精神的研究者则利用其它指标扩大了他的研究工作和发现。查尔斯·塔特在60年代进行了一次有独创性的实验。

（目前，塔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任心理学教授。）在测验时，实验者让受试者坐在一个房间里，把一台体积描记器、一台脑电描记器（EEG）、和一台多种波动描记器接在他的身上。这样，实验者可以同时监视受试者的血量，脑波和皮电反应。受试者只知道要自己猜测什么时候会送给他一个“潜在刺激”。当然，并没有什么潜在刺激，因为这个实验实际上是一个ESP测验。“心灵感应信号”的产生有点吓人。塔特亲自充当传送者。他把一台不时发出电击的发生器连在自己的身上，希望自己的痛苦可以通过心灵感应传送给受试者！

实验的结果大体上符合塔特的预想。受试者“猜测”实验者在什么时候受到电击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在电击时，他们的生理记录显示了突然的改变和混乱。由此可知，虽然受试者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接收ESP信号，但是他们的身体却在忙于接收和处理这一信息。

70年代末，建立在布鲁克林的原迈莫尼迪兹医学中心的超心理学及心理物理学实验室进行了一些杰出的研究工

迈莫尼迪兹实验室后来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改组为心理物理学研究实验室。最近，它致力于用电子计算机研究ESP和PK（PsychoKinesis心灵致动）。

作很好地证明了身 / 心 / ESP之间的联系。当时，一个天才的青年助理研究员迈克尔·凯利正在俄亥俄州的尤宁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在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中，他研究了各个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凯利让受试者单独坐在一个隔离室里，用两个半透明的球挡住他的眼睛，同时让他听白噪音。这种部分感觉剥夺的条件使受试进入一种松弛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像白日梦一样的意象很容易进入受试者的意识之中。凯利要求受试者进行大约40分钟的自由联想，此外什么都不要做。同时，他用仪器监视受试者的皮肤电导率，电导反应，皮肤温度，以及肌肉活动。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传送者在随机的时间中观看一部5分钟的使人动感情的电影（第一轮实验中用的是一部生孩子的电影）。凯利预言，传送者在看电影时，受试者的生理反应将会发生变化。

总的说来，凯利的预言是正确的。尽管在传送时受试者的生理反应读数没有大幅度的改变，他们的皮肤电导率却显示了重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在传送者受到感情刺激时，受试者似乎会很激动。凯利还注意到，受试者内心似乎很少意识到传送者正在经历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身体却显然感觉到了。

当然，超心理学家们现在正在进行着许多类似的研究，而凯利的研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心灵科学基金会的威廉·布劳德博士就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直到最近，杜克大学的爱德华·凯利博士

和约翰·阿特利博士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从体感ESP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更深远的含意吗？毫无疑问，有些研究者会争辩说这些现象是心和 / 或大脑的压抑机制的结果。中枢神经系统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到更相关的感觉任务上，可能总是阻止超感官信息进入意识。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ESP信号可能会寻找不同的途径来表现自己。在身体上造成温和的紊乱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然而，我宁愿从整体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些案例和现象表明，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机体天然地适宜于处理ESP信息。有些时候心灵受到影响，有些时候身体受到干扰，这要由特异功能刺激的性质以及当时比较容易通过的途径来决定。但是，信息本身几乎毫无歪曲地直接输入了我们的机体。

不管你希望怎样来解释体感ESP，我刚才引述的研究表明，ESP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一瞬即逝的信息传递现象。它似乎是识阈之下的一个活跃的功能，无时无刻不在收发着信息。对于想要学习和开发特异功能的人来说，这个简单的事实非常重要：

学习特异功能不需要把心灵“发射出去”并把信息带回到大脑和身体中来。ESP的过程和使用雷达不一样。使用雷达必须随时注意反射回来的任何有意义的信号，而ESP则是一个深入自我，从中取出信息的过程。

我建议你上面的这段话多读几遍，直到完全理解它为止。本书正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超心理学界最近才认识到这一点，而有天赋的特异功能者却早就知道，某些战略可以帮助他们获得 ESP 的能力。超心理学家今天发现的仅仅是许多特异功能者在很多年前就知道的东西！如果你想具有特异功能，你只需要深入到自己的内部就行了。

雷亚·怀特在研究者中第一个发现，许多特异功能者一直在利用这样的战略。怀特在60年代开始这一工作时是纽约的美国心灵研究学会的助理研究员。她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兴趣是在和学会的一位赞助人的妻子谈话时激发起来的。那个聪明的女人具有很强的特异功能。她用由放松肌肉、生成意象、自我暗示构成的标准程序来发掘自己的 ESP 潜力。这次谈话促使怀特女士去研究过去的和现在的著名特异功能者的自传性叙述。她钻研了 J·B·莱因博士的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探讨了杜克大学最有天赋的实验室受试者用过的战略。她还钻研了克雷格·辛克莱（著名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妻子）、雷内·瓦科利埃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具有深刻内省的很有见识的文章。克雷格也是一位卓越的有天赋的特异功能者，而瓦科利埃则是法国最伟大的超心理学家之一，他最后成了自己的最佳受试者。怀特在1964年发表了这些研究的最后报告，使人大开眼界。怀特发现，虽然她研究的每一个特异功能者都有自己的特点，当他们想要运用自己的 ESP 能力时，他们倾向于运用相似的技术。

这些特异功能者大都是一步一步地用功的。怀特在研